



大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四次全体会议

1997年9月26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嗣后: 阿布-尼马赫先生 (副主席) (约旦)

嗣后: 扬格先生 (副主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摩纳哥国王储阿尔伯特王储殿下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首先将听取摩纳哥国王储阿尔伯特王储殿下的讲话。

摩纳哥国王储阿尔伯特王储殿下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欢迎摩纳哥国王储阿尔伯特王储殿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阿尔伯特王储(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极为高兴地祝贺你出色地当选。你的能力以及你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专门从事的多边外交中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你的个人品质,使我们确信我们的工作将能得到很好的指导,一定取得成功。

我还谨借此机会向马来西亚的拉扎利大使表示敬意,他对此当之无愧,他有效地指导了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

我还向主席团成员们表示祝贺,我相信他们已准备好尽一切努力确保这届重要会议取得成功。

事实上,这是一届重要的会议,因为根据秘书长的建议,这届会议主要是为了就本组织的改革交流意见,我希望这将是富有成效的。

我国当局十分感兴趣我们面前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希望以改进其活动连贯性和协调的方式使联合国,首先是其秘书处,更有效率是对提议的改革进程十分明智的鼓励。这种愿望容易理解和赞同,因为它明显回应目前的实际需要。

在其存在的52年期间,联合国经常受到日益变化世界的要求的挑战,因此导致发展或设立新的结构然而并非总是减少或取消旧的结构。

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目前极其广泛的变化不可抗拒地要求深远地改革多边合作。它们要求联合国进行必然的适应努力,拖延这种努力肯定会危害其信誉并看着其国际作用无情地消失。因此,我们只能赞同大会在联合国五十周年时表达的意愿和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认为,围绕《宪章》职责的五个重要支柱: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人道主义事务、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及人权来集中并更好地协调联合国任务是合理的。

促进和保护人权,秘书长十分正确地建议加强这方面,得到其多学科性质自然要求的部门间处理。但是,这种性质不得使我们忘记,联合国职权这一基本领域要求加强其适当的结构。刚刚任职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

97-86073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一个月后提交速记记录员(长(C-178室),更正将在国会结束后编成一卷并予以更正印发。

丽·鲁滨逊夫人--我们真诚和信心十足地欢迎她的到来--必须有完成交给她的重要职责所需要的充足人力和财政资源以及决策自主权。

明年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应该是个机会来回顾会员国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该文本和几年后在1966年12月16日通过两项国际人权协定时作出的承诺,我高兴地说公国最近批准了这两项协定。

受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紧急救济协调员也必须享有允许他必要时有效和及时干预所需的最大自主权和手段,公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一任务。

这种自主权必须,更一般地说,涉及整个国际公务员制度。联合国代理人--首先是秘书长--的独立性是其服务质量以及国际社会对其信任的保障。

决定将所有现场方案和信息中心集中于共有之地,称之为联合国之家,既合理又具有象征性。它理想地回应集中和更好地协调业务活动的目前需要,同时促进整个体系强有力和凝聚的形象。我们坚决鼓励秘书长推行这种办法,最近在南非实行了这种办法。

对于将没有机会作为这种联合国之家的东道主的国家,我们能否考虑设立自愿名誉代表形式的联合国存在:一个全国知名人士,和当局一起,受权散发信息并提高一般认识?任命名誉领事的广泛做法可以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秘书长报告中,专门调整信息活动方向的特别小组强调一种我们理解的需要:改进并扩大联合国通过创新的当地伙伴关系在国家一级交流的能力。设立名誉联合国代表可以是一种方式,对该建议进行实际和担负得起的后续活动。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在大会机构内组织高级别主题辩论也可以加强公众对联合国的兴趣。我们同意这样做,条件是这种辩论得到的新闻界和公众舆论的注意力将超过目前举行的辩论,而且将减少大型世界会议的需要。

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措施以改进信息服务以及与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交流。这些措施是有益和值得欢迎的,而且开始产生结果。

增加这一主要机构成员的重要问题,它取决于会员国的决定,也是我们极感兴趣的。关于这一议题的高级

别工作组在大会历届主席的领导及其副主席的奉献努力下进行了艰巨的工作。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感谢。摩纳哥公国准备毫无保留地赞同可以实现的任何承诺或解决办法,例如包括设立为期六至十年的长期席位。

在已经开始改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运作的同时,还似乎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重视托管理事会。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在我们看来是明智和具有远见的。

摩纳哥公国可以支持在环境和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把新的托管责任交给该机构的想法。把外层空间、大气层、公海以及北极和南极自由区--尤其是根据《1959年条约》的精神--置于其管辖范围内,在某种条件下,它们都将得到好处,理事会还可以受托负责考虑科学和技术可预见进步带来的巨大变革的正在进行中的任务。

我们必须希望提议的改革将得到迅速执行,以使秘书长建议的2000年千年大会将的确成为庆祝更新和现代化的联合国的场合。

今年摩纳哥庆祝我们家族王朝700周年,摩纳哥公国只想祝愿得到加强并向民间社会更加开放的联合国万寿无疆。

现在谈谈眼前的情况,请允许我强调我国重视完成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该工作的完成应导致明年在罗马召开全权代表外交会议。普遍性的集体道德取决于对其加以宣传实施并确保其受尊重的各类机构。

通过有关杀伤性地雷的公约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之一。这些杀伤性地雷继续对平民百姓造成伤害。尊重人的尊严和形体完整难道不是最基本和普遍公认的价值之一吗?这一价值正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则的基础。

去年10月在加拿大召开的会议,以及今年在维也纳、波恩和布鲁塞尔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还有最近在奥斯陆召开的外交会议,结果起草了一份文件,该文件遵循第51/45S号决议精神,不仅禁止使用,而且禁止研制、存储和转移此类地雷。我们真诚地欢迎这一发展。

同样,我想指出,摩纳哥公国最近提交了加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文书,我们认为该公约使战争规则前进一大步。

明年将是国际海洋年,我们正为此作积极的准备。在摩纳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海洋环境实验室最近已搬入由我国政府提供的宽敞、功能齐全的新办公室。由于设备先进,该实验室可以帮助识别海洋污染的来源及新的化学标示物。它还定期组织培训班和咨询任务。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政府间海洋委员会的帮助下,该实验室积极推动我们所关注的在地中海地区治理污染的地中海污染计划。

国际海洋年应该为加强此类计划及国际合作,以促进海洋资源的维护与管理,包括特定鱼群与海洋哺乳动物提供机会。在去年6月召开的有关环境问题的大会第19次特别会议上,很多代表团强调了这些问题。响应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要求,一些代表团非常正确地回顾了政府间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内对海洋环境的质量予以定期评估的需要。根据RAMOGE计划,这项工作法国、意大利和摩纳哥已经开展近20年。我们希望,其他区域此类合作活动能在1998年开展。

对于沿海国家及国际社会而言,大洋及大海必须成为得到保护的共同空间,探索开发有所节制,而不应成为激烈的经济竞争场所。

最后,如欧洲联盟一样--我们与欧联在许多问题上持相同观点--摩纳哥公国对联合国内的持续财政危机深感关切。要解决这一危机,会员国必须严格遵循其承诺,全额,按时,无条件地支付常规和维持和平预算,以及全部拖欠款项。

作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我谨再一次提醒大会,明年2月将在日本长野举行冬季奥运会。大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第50/13号决议,曾吁请各会员国在夏季和冬季两届奥运会之前,之中及之后尊重停火。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来缔造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应成为世界青年的国际盛会上的座右铭。

最后我愿对因生态变化而引发的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的森林大火,及今天早上在马登发生的空难,以及昨天晚上在意大利半岛发生的地震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表示我个人、我父亲及摩纳哥人民的深切悲痛。我愿以我个人名义,并代表我父亲和摩纳哥人民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摩纳哥公国王储刚才所做的发言。

摩纳哥公国王储阿尔波特殿下在陪同下离开讲坛。

主席:现在请希腊外交部长塞奥佐罗斯·潘加洛斯先生阁下发言。

罗斯(希腊)(以英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对在我之前来到这讲台的摩纳哥阿尔波特王储最后所作的呼吁表示赞同。也许联合国能为2000年奥运会及我们将在雅典主办的2004年奥运会实现奥林匹克休战起关键作用。我认为本组织应该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当选。你的品质和才干预示着本届大会将取得进展。此外,我特别高兴对你个人作为乌克兰的代表表示敬意,希腊与乌克兰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我还要对你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干练地履行其职责表示敬意。

希腊政府对新秘书长柯菲·安南先生执行其任务的方式印象深刻。他的丰富经验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他改革本组织的努力将会取得成功。

副主席阿布·尼马先生(约旦)主持会议。

在此,我谨向选举希腊担任大会副主席职务之一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感谢。

本周早些时候,卢森堡外交部长以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身份发言,我国政府完全支持他的发言:我们还完全支持提交大会的欧洲联盟备忘录。但是,我谨进一步阐述我国政府特别关心的若干问题。

在本千年期即将结束时,处于各国和各文明交叉口的希腊正在努力使二十一世纪摆脱过去的灾难,从而使我们地区能够有进步和繁荣的前景。在我们地区,我国是唯一同时属于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国家,因此我们是北约组织与欧洲的联系中间,我们的指导信念是,必须通过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原则,解决各项冲突和偏见。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希腊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竞选参与这个机构,竞选1999-2000两年期分配给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一。我国深刻地信奉《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

和原则,愿意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我们的责任。事实上,希腊作为一个贡献部队的国家,一直在积极参与若干维持和平行动。

今年,我们成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我们支持扩大该委员会,认为这是向前迈进的积极步骤,我们支持任何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能力的努力。而且,希腊声明它愿意参与常备安排系统,并且与其他会员国一道继续努力,以便使本组织能够对今后的维持和平要求作出更迅速更有效的反应。在我重申我国对维持和平行动的明显承诺时,我也向维持和平人员在迎接对和平与安全各项挑战时表现出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表达我国的深切感激。

在全面改革和调整联合国系统、包括改革和调整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和工作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在国际社会即将进入下个千年期时如何满足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秘书长7月份提出的改革计划是对这个必要性作出的反应,是努力使联合国现代化和加强联合国的值得欢迎的步骤。希腊将建设性和积极地促使秘书长通过他的提案进行的努力获得成功。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特点是全球化和引起各种新技术;因此联合国应该追求更加广泛的目标,其重点应该是民主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世界所有公民的生活标准。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政治承诺以及各会员国提供充足资源是联合国取得成功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所有会员国,其中包括那些在本组织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决心按时充分地履行其财政义务。

自1945年以来,希腊一直是联合国会员国,希腊将继续履行对联合国的义务,逐渐增加它对维持和平行动预算的年度贡献,将自动从C组上升到B组。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即里约会议五年之后,今年6月举行了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使我们有机会重申并加强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希腊拥有整个地中海流域海岸线的三分之一,并且拥有约3000座岛屿,希腊特别重视促进海岸线的管理、可持续旅游业、可持续水管理以及抗荒漠化和打击破坏森林行为的政策。

我们不断地执行保护环境的长期战略,同时我们与国际社会一样认为,只有通过共同责任感,才能执行21世纪议程。但是,如果不解决和根除象贫困这样的社会

经济病害,我们这个星球的重要环境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地得到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自大会上次会议以来,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前景仍然难以捉摸。23年来,土耳其一直在该岛维持35000多人的部队,公然无视国际法。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政治压迫,加上土耳其大陆定居者大量拥入,1974年以来土族塞浦路斯人人数急剧下降,而这次入侵据说是为了保护土族塞浦路斯人。

希腊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统一的塞浦路斯,使之成为所有塞浦路斯居民的家园。我们坚持认为,以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1977年和1979年高级别协议为基础的解决办法可以使该岛实现和平与和解。这种解决办法应该规定一个双区域和双社区的联邦,该联邦具有单一的主权和单一的国际人格,并且通过有效的国际保障保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毫无疑问,务实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将消除本地区一个不稳定的来源,促进改善土耳其-希腊关系。

然而,土耳其使现状合法化的目标仍然是主要障碍。最近在秘书长主持下在格里昂苏赫蒙特勒举行的直接会谈中,安卡拉又一次表现出了消极立场和缺乏政治意愿。正如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向新闻界作非正式情况介绍时指出,

“现在,另一方企图将先决条件带上谈判桌,因而阻碍实质性进展,我这里指的当然是土族塞浦路斯人。”

另一方面,安理会主席在同一声明中赞扬了塞浦路斯总统克莱里季斯先生在会谈中采取的积极立场。他关于使塞浦路斯非军事化的提议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希腊毫不动摇地支持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的进展,这个进展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我们认为,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将有利于该岛所有居民,而且还可以促进解决政治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土耳其最终将认识到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的好处,特别是对土族塞浦路斯居民的好处,并且将改变其目前的立场。

自1996年以来,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加恶化,我们的这个邻国在现有的要求、战争威胁和不断压力的政策之外,又加上了直接领土要求,企图改变通过国际法和条约于70多年前建立的领土现状。1996年1月,

它企图以军事手段支持这些要求,结果造成了危机,几乎导致战争。

希腊在决心以一切合法手段保护依照国际法产生的希腊主权利的同时,真诚地赞同需要在国际法原则和尊重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建立正常良好的睦邻关系。但土耳其似乎决心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条约。

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希腊和土耳其关系问题应在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大前提下解决。希腊把通过国际生活中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原则指导这种关系作为自己的政策。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先生和希腊总理西米蒂斯先生签署的《马德里联合声明》提供了一个可喜的倡议,可能有助于逐步改善。

那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法提供的合法手段和国际法院加以解决。这样做就能带来逐步加强睦邻友好关系和在每一个领域建立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正等待土耳其新政府采取行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摆脱混淆问题和同过去纠缠不清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必须用《联合国宪章》中所载和我们在此开会保证促进的那些国际法原则来超越过去。

在希腊本身所处的巴尔干半岛地区,局势在逐步改善。我国已在各种国际活动架构内发挥积极作用,旨在促进该地区和平、稳定、睦邻友好与发展。

希腊珍惜它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我们承诺继续努力,加强两国在各领域中的合作,并为阿尔巴尼亚的复兴提供援助,特别是在最近危机之后。我国对阿尔巴行动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驻该国活动的贡献是重要和及时的。

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希腊族少数民族将仍然是我们两国人民间友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他们国家的进步积极作出贡献。

希腊充分支持由《代顿协定》发起的进程。我国同南斯拉夫问题的各方保持很好的关系,为维持和平作出实质性贡献。我们已从政府和非政府方面送去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我国已派兵参加稳定部队;我国已派观察员参加欧洲共同体监测团和欧安组织小组;而且我国积极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重建工作。我自豪地报告,我国是不仅提供在1996年的捐助者会议上认捐的资金,而且确实完成我们承诺履行的方案的少数几

个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将把我国1997年的捐助增加35%。我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国大规模参与制止阿尔巴尼亚危机和保加利亚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完成的。坚持贯彻《代顿协定》,鼓励实现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与国际社会开放,将为各方如何克服目前困难提供指导,并使各方能够使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常化。

我国遵守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协定》,继续在联合国秘书长特使万斯先生主持下进行有关该国最后定名问题的会谈。我们希望斯科普里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需要尽早解决。

在多边领域,我国始终推动东南欧合作与睦邻友好进程,积极参加鲁瓦约蒙、东南欧合作倡议、巴尔干合作和黑海经济合作等区域行动。东南欧各国外交部长1997年6月10日在塞萨洛尼基通过的《宣言》给这一进程以有力的推动。

本着同样的精神,希腊将在11月初在克里特主办一次东南欧国家首脑会议。

我们继续关切中东局势。事实上,最近的恐怖主义行动,如在耶路撒冷的恐怖主义行动,以及西岸和加沙的悲惨局势,构成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实际后果。恢复和平进程与和平的希望要求各方遵守和充分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国际协议。各方必须履行其承诺。真正的和平是公正和全面的和平,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黎巴嫩。黎巴嫩继续痛苦地感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需要。希腊支持可能带来积极结果的任何努力。因此我们鼓励欧洲联盟特使在中东的努力。而且,我国愿意提供任何帮助,旨在加强和平与稳定、安全、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在中东问题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帮助该地区各国人民。

希腊特别感兴趣地注视着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不论它们看来是吉祥或不吉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正采取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形式,并在经济中采取开放市场的原则。希腊认为,在二十一世纪前夕,国际社会必须鼓励和帮助非洲国家促进多元化并尊重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本世纪非洲将出现重要发展。

希腊同拉丁美洲有友好的传统联系。拉丁美洲近年来正在巩固发展步伐。而且,该地区各国通过成功的

区域一体化,正在取得世界性地位,真正反映了该地区已经取得的进展的重要性。

今年6月黑海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南锥体共同市场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就说明问题。希腊在双边一级并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员,期望同拉丁美洲国家展开一场不断增加、全面和实质性的对话,促进国际合作、贸易自由化和稳定。

联合国仍然是人类共同解决集体困扰国际社会的最大希望。因此我们充分支持改革联合国的要求。但是我们强烈地认为,有关本组织今后的形式和职能的任何决定都必须以协商一致作出,并且应该反映所有会员国的需要和愿望,不分大小和贫富。联合国的命运掌握在所有会员国的手中,取决于它们的政治意愿。希腊准备在这一持续的改革进程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科摩罗总统特使兼交通、旅游、邮政和电讯部长姆塔拉·迈沙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迈沙先生(科摩罗)(以法语发言):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的一致当选不仅是对他出色外交素质的赞扬,而且也是他的国家——乌克兰的荣誉,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完全打算与乌克兰发展有益于合作的良好关系。

我要与先前的发言者一道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并祝愿他在执行其崇高任务时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谨向他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表示他受之无愧的赞扬,他富于奉献精神地干练指导了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担负了主席的职责。

我还要借此机会衷心祝贺我们的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引人注目获选。我要表示深切感谢他这位和平、团结与正义理想的卓越提倡者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机构服务。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以及他的个人素质明确地保证了联合国在应付它所面临的新挑战时将得到新的动力。

在我们举行大会会议,按照惯例评估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加强国际合作、为使联合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而进行必要改革的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时,我们不得不指出,世界继续遭受多种威胁、紧张状况和各种弊端危害。

因此,显然联合国必须发挥非常关键的主导作用。然而,在这个各国间存在明显和不可改变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个民主、善政和公共事务管理具有透明度的全球化时期,联合国依然是有些人企图尽可能缩小和限制其作用的目标,这些人阻止它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处境不利的穷国的问题方面。无需指出,这个想法不利于促进国际关系中人们期待已久的缓和气氛。

鉴于联合国为之成立的崇高任务,特别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和平并且更加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主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动员力量进行裁军,以及寻找能够鼓励各国发展政策,推动合作与国际团结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将是明智与合理的。

历史上的种种考验和磨难再次使我国——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成为头版国际新闻。过去几个月的悲惨事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危机冲击我国所导致的结果。的确,作为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科摩罗国由于强烈的国际竞争,其香草、丁香和香料油等出口商品的销售市场情况在过去几年里出现恶化。

这些产品是我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也是大多数科摩罗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它们不好的销售状况由于我国货币的贬值而变得更加严重,而同时又没有采取相应的适当措施。这一经济状况只会加剧科摩罗相当多居民本来已经很贫穷和脆弱的状况。在这里,我指的是急剧增多的失业和贫困比例的不断增高。

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关切的。因此,科摩罗当局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共同决定采取一些旨在平衡国家收入与开支的措施。其中包括减少总薪金;国营公司的私有化;削减国家业务预算以及开展一些项目以创造收入和固定就业机会。

这些新的指导方针是在由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主持举行的自由与民主的选举前夕提出的。1996年3月16日,这些选举将穆罕默德·塔基·阿卜杜勒卡里姆总统推上我国的最高职位。

的确,新当选总统接手的这个灾难性局面要求尽快开始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应付阻碍建立民主、繁荣与统一社会的众多挑战。

在科摩罗新政治当局采取的此方面努力之中,我们可提到自1997年以来定期支付给国家官员的薪金。

然而,尽管有这种新的推动力,但我国近代史中的一系列危机和悲剧所引起的不满,终于严重影响到科摩罗人民的严峻社会经济生活现实。

根据各方的易受影响性而以不同方式表达的这种不满的怨声,在科摩罗的昂儒昂岛上失去控制。实际上,自1997年3月以来,各种工会和政治运动合并成为一个组织,其激进主义色彩威胁到科摩罗国家的核心。

这些派系从非法占领公共建筑物到践踏国旗,在昂儒昂岛上传播恐怖,用各种手法挑衅中央权力。

这些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无耻行动,由于昂儒昂岛宣布假独立而更加严重。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总统面对所有这些挑衅行为,决心保卫和平及国家统一,选择了对话和采取一致行动的道路。科摩罗政府在这一框架内,要求非洲统一组织予以调解,以期和平解决这一国内危机。

经过非统组织特派团所发起的讨论,作出了某些各方所接受的决定,旨在促进恢复正常,尤其是撤回军事增援部队、向该岛提供极为必要的食品、在学校年终安排考试等等。

分裂主义者对这种和解精神的反应,是继续使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升级;他们占领了位于昂儒昂岛洪博的总统住宅,向该岛征收直接和间接税,把国家财库挥霍一空。

这种局势侵犯了国家权威,政府面对这种局势的恶化,不得不向昂儒昂岛派遣了军事特派团,以重新建立公共和共和国秩序。

该特派团于9月2日上午开始,几乎于9月4日在不流血情况下实现其目标。但事件随后的变化,致使仍决心维持公共秩序的共和国总统根据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宪法有关全权的第二十条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

所以,根据该条任命了一个国家过渡委员会,赋予它通常政府成员的特权:处理国家目前事务;继续进行与非统组织、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所有有关机构展开的谈判,以寻求解决影响该国的危机;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而执行已商定的办法并赋予这些办法具体的形式;准备同布雷顿森林体制签署调整方案;以及为最终与欧洲联盟和亚洲、加勒比地区和

太平洋区域各国合作而签署第八次欧洲发展基金准备最后的程序。

在这一过渡阶段,应能够调整各个机构以期使共和国各岛屿享有广泛的管理方面自治,并更积极地参与科摩罗所有岛屿上的发展进程。

我国的领上完整仍受到威胁,分裂主义者的肆意行动正在再次冲击我国。我在这时刻谨从该论坛上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出自肺腑的呼声,呼吁帮助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消灭正摧毁它的疾病,即发展不足和不稳定。

确实,我们虽然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然而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也懂得,它能够依赖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及粮食和农业组织。

科摩罗还懂得,它能够依赖非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欧洲联盟。

我们只能在此重申,我们完全相信,并深切感谢它们为确保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和平与安全所不断作出的不懈和坚定努力。

在通览了我国正经受的这些可怕事件之后,我们不得不指出:发展不足的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

我们虽然意识到,本组织在第三个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仍然是各国人民解放和逐步消灭贫穷的保障者,然而同样无可争议的是:每天都在进行的战胜饥饿、营养不良和文盲的斗争以及保证每个人的良好健康的问题,仍是对我们集体良知的挑战。

有什么能够比在过去十年中举行的一系列会议更明显地表示出本机构消灭这些灾祸的意愿?我所想到的是纽约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开罗的人口和发展国际会议、哥本哈根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问题会议、伊斯坦布尔的人类住区会

议以及罗马的世界粮食问题首脑会议。所有这些会议在全人类引起了巨大的希望,但其余波及影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岛屿国家来说,则仍处于初级阶段。

这些国际会议所产生的希望好象遥远的地平线,你越靠近它,它却似乎离得更远。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政府重申支持所提出的对本组织的改革,尤其有关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因为我们正在发展的世界已经具有新的特征。这些包括新的暴力形式,而我们当前对付这些暴力的手段似乎是越来越不充足和不合适的。面对内战、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恐怖主义、雇佣军和各种形式的跨国罪行,本组织今天的一项新关切便是加强和维护各国内部的和平。

国际政治的新面貌肯定是新形式的紧张局势的结果——它有超过联合国所熟知的一些冲突之势。

由于恐怖是有限制的,科摩罗政府仍然对暴力的再起感到关切,它曾对《奥斯陆协定》的签署所产生的活力产生负面影响,该协定是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签订的。

因此,新的以色列当局的挑衅、定居政策的继续、摧毁房屋和任意拘捕均充分证明和平进程的障碍。

新战火在世界那个地方的爆发要求国际社会加倍提高警惕以确保这个次区域各国人民享有和平共处的权利,实现这点的前提之一是尊重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权利。

同样,外国军队对黎巴嫩部分国家领土的占领是一项严重威胁,它每天推迟长期蒙受苦难并不断寻求稳定的人民达成全国和解。

从东边到西边,从南面到北面,动机不同的其他冲突继续肆虐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本组织的坚韧不拔,已经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开端,的确如此:人们所主张的其它解决办法已被证明价值有限,这也是事实。

揭示受到经济禁运的国家所蒙受的苦难的凄凉情景使我们对这种首先惩罚脆弱和无辜的人口的解决办法表示怀疑。

尽管解决了使非洲大陆长期陷入自相残杀战争的某些冲突,但是不幸的是非洲并未免于暴力的循环。仍然存在其他紧张局势的温床,因此非洲继续处于国际关切的前列。大湖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索马里继续成为血腥、悲惨事件的发生场所。

面对所有这些危机和冲突局势,我国政府无保留地支持为实现谈判解决所正在进行的各项行动。

关于塞拉利昂,科摩罗共和国最坚决地谴责反对塞拉利昂领导人的暴力政变。这些领导人是由该国人民——他们要同过去时代的做法决裂——合法和民主选出的。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级别政治和经济局势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令人沮丧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国际政治景象这一暗淡的画面变得甚至更加失色。

尽管新的发展战略规定了优先事项和各项目标,我们不得不指出结果要比预期的小。

但是我们大胆期望最近成为新纲领的补充的《联合国全系统援助非洲特别倡议》将提供动力以加速非洲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小国原料的价格继续受到削减,而它们的债务负担也越来越难以承受。

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小岛国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它未摆脱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的那些国家的困境。例如,除了有限的自然资源和高昂的国际运输费用之外,它还受到其他政治上和结构上的约束,这些正在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得缓慢。

科摩罗最近历史的特征是几乎长期不稳定,有鉴于此,科摩罗人民不得不问他们是否有享受和平的权利和生命权。

科摩罗人民仍然坚信,谋求能使它走上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其关键仍然是最终解决科摩罗马约特岛的问题,该岛现在处于法国管辖之下。我保留在辩论期间谈论这个主题的权利。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事件是科摩罗人民所遭受的不完全的非殖民化以及社会-经济危机的自然结果。

最后,我同前面发言者一样对于夺去许多生命的飞机失事向兄弟和友好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并对他们的国家由于摧毁其森林的大火所造成的结果而蒙受的灾难表示我们深切的悲哀。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缅甸外交部长翁觉先生阁下发言。

翁觉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一致选举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阁下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他的杰出外交技巧和长期外交经验使我们确信他将成功地领导我们本届大会的审议。

我还要向他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精明、模范地指导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表示敬意。

我还热烈祝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担任这一崇高职务。新任秘书长已经证明他履行职责的充沛精力和献身精神。他还提出了全面的联合国改革方案供我们在大会本届会议审议。

现在是联合国变革和更新的时代。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在他的报告“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中提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是联合国五十二年历史上改革联合国的最全面建议。报告所载具体建议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考虑。改革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当前会员国深入磋商和讨论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和工作方法问题。

联合国的改革和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都是我们时代必须进行的。这些机构及其工作方法需要适当改革和调整,以便反映当前的现实。关于联合国总的改革,我们认为有必要彻底审查《联合国宪章》。《宪章》起草 52 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宪章》第 10、11、12、13 和 14 条提高大会的作用。少数大国绕过大会将重要的政治问题劫持到安全理事会去解决的办法,从根本上说,并不符合《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这样做也不符合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联合国本身的利益。大会应更积极解决联合国面前的重要政治问题。我们希望看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更密切、更有效的合作。此外,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应该在协调和指导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会员国中正在形成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应增加以反映当前现实的一致看法,尽管在扩大安理会的细节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意见。缅甸赞成不结盟国家所持安理会成员增加数目不得少于 11 个和应该在国家主权平等、公平地域分配和轮换基础上扩大安理会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组成的不平衡和不结盟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严重不足的情况应当改变,以便反应这一世界组织的普遍性质。关于常任理事国类别,现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包括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所提增加五个常任理事国,工业化国家二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一个的建议。还有三个新的区域性常设席位进行轮换的建议。这些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审议。我们认为,还有必要使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民主化并具有更大的透明度。

我现在简单谈谈秘书长提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我们欢迎建议削减开支和精简联合国各机构和服務的主旨。重要的是联合国的改革应真正有利于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全体会员国。我们设想的是一个更精干、更高效率的联合国,它能够有效地应付我们时代的挑战,更好地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利益服务。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极其仔细地研究秘书长建议所涉的新的上层主管职务是否真正必要,机构改革的重点和焦点是否摆的恰当。

这些改革建议一旦经大会批准予以实施,将对联合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达到有助于确定使联合国有能力面对 21 世纪新挑战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应表现不应有的仓促,为了改革而匆忙采取改革的措施。我们应该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并透彻地讨论这些建议,然后再在这方面作出果断的决定。

缅甸积极主张加强国际裁军努力以期在我们集体努力的这一重要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我们欢迎秘书长在一揽子改革计划中提出的将裁军事务中心升格为裁军和军备管制部的建议。

今天,冷战后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于军备限制和裁军。去年,大会圆满地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组织筹备委员会正在良好进展。但令人不安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近进行了亚临界非爆炸性核试验。这种亚临界试验违反全面禁试条约的精神,违背核裁军事业。我们希望看到停止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候进行的所有与武器有关的核试验,无论是爆炸性还是非爆炸性核试验,也不论是亚临界还是超临界核试验。

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我们高度重视核裁军和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缅甸在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下提交一项决议草案,后来成为题为“核裁军”的第50/70 P号决议,呼吁核国家实施分阶段、逐步、均衡地大量削减核武器的方案,以期在规定时间内彻底销毁这些武器,并呼吁裁军谈判会议优先建立特设委员会开始核裁军的多边谈判。

自大会于1995年通过第50/70 P号决议以来,在全世界恢复了对核裁军的关心和支持。国际法院所有法官在其1996年7月8日的咨询意见中全体一致重申包括核武器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有法律义务诚意进行并完成将导致在严格的和有效的国际管制下的所有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几个专家组、一些核武器国家的前军事官员小组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公众组织都大声呼吁进行核裁军。

在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再次成功地提交了关于同一问题的后续决议,即第51/45 O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在今年的届会上将再提交一份关于核裁军的后续决议草案。我们希望,鉴于其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我们的决议草案将同过去几年一样获得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最近于9月1日至19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国际会议谈判了一项公约草案来取代对杀伤地雷的全面禁止。我们支持禁止出口和滥用杀伤地雷。然而,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在国防事务方面有权行使《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庄严载明的自卫权利。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滥用杀伤地雷以及出口和出售这些武器。实际上是杀伤地雷的滥用在全世界炸死和炸伤无辜儿童、妇女和男人,是这些地雷的出口和贸易造成其扩散,导致其滥用。我们应有效地处理这些实际问题,而不是谋求不分青红皂白地和无所不包地全面禁止杀伤地雷。

明年,即1998年,将标志着《世界人权宣言》的五十周年。过去五十年中联合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

取得了重要的和实质性的进展。今天,人们日益重视和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

我们都赞成促进和保护基本人权,包括发展权利。对此毫无疑问。但说到对人权标准的实施,我们对某些西方国家的做法感到关切,它们偏离了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庄严载明的普遍、客观和一视同仁的标准。使人权问题政治化以及具有选择性和使用双重标准违反了人权的精神和基本准则。

缅甸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某些西方国家以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借口挑出来进行指摘。事实是,在我国独立后的历史上我们缅甸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济增长;缅甸人民从未比现在更好地享有和平与稳定、住房、衣着和食物的基本人权。这些西方国家对我国政府所有这些积极的发展和成就视而不见,而醉心于对我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捏造的指摘。我谨引用一句缅甸俗语,他们对现实的无知和错误的判断就象一个庸医无视病人是一个男人的事实,而对他进行妇科诊断。一个人绝不应为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受到指控或谴责。

我们则尽可能充分地与合作。缅甸不断地同联合国进行对话。从1994年以来,我本人作为缅甸政府的代表同秘书长以及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进行了讨论。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助理秘书长阿尔瓦罗·德索托先生几次访问缅甸,并同我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和讨论。人权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员也进行了几次访问。此外,缅甸政府对关于人权的询问作了详细答复,并提供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要求的充分而全面的资料。我们将继续进行与联合国的这种合作。

麻醉品的扩散是国际上日益关心的一个问题。缅甸一向站在打击非法药物的战争的前列。一些事实和数字本身说明了问题。

自1988年至1997年8月底缅甸武装部队展开军事行动制止毒品贩运者,在此期间武装部队的776名成员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包括25名现役军官;有2351人受伤,包括84名现役军官。

从1989年到今天,在阳贡进行了11次销毁麻醉药品的行动;在边境地区当地人民进行了18次销毁麻醉药品、摧毁药品提炼厂和罂粟种植园的行动;共有

36.682.03 英亩的罂粟种植园被摧毁。进行所有这些行动时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在场。

缅甸有着制止包括洗钱在内的药品滥用的全面的法律框架。根据1993年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严格禁止洗钱和以非法的药品贩运手段获得财产。颁布了对这些罪行的严厉的惩罚措施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财产审查委员会--来有效地对付这些罪行。

缅甸与其他国家合作,在制止麻醉药品方面相互提供法律援助,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泰国总理差瓦立·永猜裕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期间缅甸当局于1997年5月17日把毒品贩子李云清先生交给泰国当局。

近来缅甸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的成就是自1997年4月22日宣布东掸邦的猛腊特别区(4)为“无毒品区”。东掸邦的特别区(2)和克钦邦的特别区(1)和(2)被指定为建立“无毒品区”。现正执行有效措施在这些地区彻底铲除毒品滥用现象。我们相信在近期内这些地区将彻底铲除毒品。通过建立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无毒品区以及通过制止麻醉药品的其他有效措施,我们展望并努力在不太远的将来在缅甸彻底铲除毒品滥用。

公平地说,从其武装部队成员失去生命和肢体残废的角度来看,很难找到作出了这样大牺牲的其他国家。很难找到进行了这种大规模销毁麻醉药品行动的其他国家。任何不带偏见、对缅甸没有任何成见的观察者都不能否认这些具体事实。但是某些西方国家对缅甸怀着偏见和恶意,对我国横加指摘,扣上各种编造的罪名。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事实。他们对事实的歪曲如此惊人,我们只能说,我刚才引述的庸医的比喻也适用于这里。

目前是联合国改革和振兴的时候,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改革和振兴的时候。在联盟成立三十周年的今年,东盟今年7月份在吉隆坡部长级会议上接纳了老挝和缅甸,使其有九个成员。通过这样做,东盟向世界表明了东南亚国家的团结。我们深信,这将导致在不久的将来联盟成员进一步增加到十个。通过这种扩大,东盟再次证明其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重要性、可行性和动力。

缅甸还正在积极地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我国最近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缅甸在今年8月参加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经济合作。

通过谋求独立和积极的外交政策,缅甸一贯地促进该区域内外和平与安全。作为东盟和不结盟运动成员,缅甸还将通过其今后积极参加国际和区域事务继续作出这种贡献。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土耳其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先生阁下发言。

杰姆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祝贺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当选为大会主席。我深信,在他干练的领导下,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工作将获得成功。我还愿赞扬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主持大会上届会议的方式。我还热烈祝贺科菲·安南阁下当选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冷战结束产生的相对欣快感正在被一种现实感所取代。虽然全球对抗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确保安全和保持稳定继续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我们正目睹区域性质以及个别国家内冲突和严重紧张局势爆发。

全球各地存在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严重差异。世界许多人口生活在赤贫条件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共有的现代价值观念,如民主、多元主义、容忍、人权和性别平等,要求不断地予以注意和作出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和区域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正在重新界定其作用和职能以应付新的现实和挑战。改革联合国的讨论和最近努力产生了创造性的建议。在此,我愿祝贺秘书长提出全面报告。该报告的意义深远和实质性改革方案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强烈支持这个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我们还同意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必须具有健全财政基础的严重关切。

我们赞扬秘书长极为重视减轻贫困和加强发展的目标。这是在一国内和国家之间实现和维持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秘书长采取的办法,发展小组必须进行设想协调,从而不以任何方式削弱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权威和独立性。

使人权成为联合国所有有关业务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值得赞扬的目标。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位杰出人士领导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1998年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五十周年将提供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动人权。

将人权标准提高到最高水平是各国对其人民的首要义务和责任。我愿提醒注意某些发达国家内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特别面临的人权问题和歧视。保护和促进他们的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是人权方面的重要关切。

在这方面,土耳其支持关于召开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有关不容忍的世界会议的想法。它将是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数十年斗争中的里程碑。

土耳其还支持改革方案中设想努力,以加强联合国处理跨国组织犯罪、麻醉药物和恐怖主义的能力。我们世界当今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是与滥用毒品有关的问题。明年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将使我们能够制订新的措施,它们必须考虑到毒品贩运造成的威胁。

我们时代的祸害无疑是恐怖主义。它是对人权和民主机构的威胁。它侵犯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它不分国界。国际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中是至关重要的,不参加这种合作的国家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们认为,现在是起草一项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条约的时候了。同样,我们认为恐怖主义罪行应该属于即将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

秘书长提出了使军备管制议程成为多边合作首要内容的重要措施。应该进一步强调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期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应该成为监测军备转让的有效工具。同样,国际社会应大力努力以制止非法贩卖军火作为打击恐怖主义国际斗争中的关键内容。

维持和平已突出地成为联合国最重要事业之一。发展联合国维持和平能力仍是一项迫切需要,对此土耳其全心全意地表示支持。土耳其已经并将继续参加若干维持和平行动。

目前为改善安全理事会代表性,提高安理会效力和效率并使它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现实所从事的工作特别重要。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构成多年来一项最严肃的尝

试,其目的是提高不仅安理会而且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的作用和道德权威。

我们必须确保扩大安全理事会的设想及其今后构成符合尽可能最大部分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期望。改革进程必须考虑到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基本变化,并承认一些国家发挥更大和更有效作用的能力和意愿。应该给予这些国家更加经常和更加定期地在安全理事会任职的机会。安全理事会改革极为重要,不能把它同解决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项改革必须令广大会员国感到满意,并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

土耳其位于三个大陆和包括巴尔干地区、中东、高加索、地中海和中亚在内若干区域的交叉点,它随时准备在其更其广泛区域维持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今天,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希望和机会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反映这一庞大地势的历史和文化属性。

伊拉克恢复正常状态及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对该区域各国都至关重要。土耳其支持维护伊拉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土耳其完全遵守了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制度。另一方面,制裁实际上也对第三国的经济和伊拉克经济产生完全没有预料的消极影响。土耳其位于直接受制裁制度最不利影响的国家前列。这种无法接受的情况使我们想起前秘书长所说的非常有针对性的话:

“制裁是联合国为保持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集体采取的一项措施。……所涉费用应该由所有会员国,而非完全由不幸成为目标国家的邻国或重大经济伙伴的几个国家承担。”(A/50/60,第73段)

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迅速考虑土耳其向制裁委员会提出的申请,并采取适当行动。

中东和平进程是最近这一脆弱的区域出现的最重要的积极事态发展。但是,事态最近非常出乎意料地出现不幸和危险的转折。以色列不顾有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并不顾和平协定的规定,在被占领土从事的定居活动以及和平的敌人所采取的可怕恐怖主义活动,都使和平进程陷入非常严重的紧张局面。我们敦促各

方极尽全力地建立相互信任,没有相互信任,就不可能实现和平进程的目标。

阿富汗是国际社会迄今未能帮助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另一个冲突地区。目前,甚至阿富汗人民的国家统一也危在旦夕。非常不幸的是,交战各派都热衷于军事选择。遗憾的是,阻碍使各派相信无法实现军事解决的重大障碍之一是不断供应武器、设备和弹药,而且还有外部的军事介入。

我国同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有密切的历史联系。我们对阿富汗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土耳其愿在各方准备参加条件下并在那时,同联合国合作主办一次阿富汗内部会议。

土耳其特别重视将其同巴尔干各国的友谊与合作的历史性密切关系推至最高水平。我们支持旨在实现东南欧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各项多边主动行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焦点。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是联合国一贯承担的责任。《戴顿和平协定》尚未得到充分执行。虽然联邦一直在努力执行《和平协定》,但其他各方却一直在阻碍整个进程。7月份稳定部队被逮捕和审判仍逍遥法外的战争罪行嫌犯所作的成功努力是一项值得称赞的举动。为了实现和解并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安全,必须证明犯罪必受惩罚。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重返家园是实现该国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另一个基本因素。

我国是稳定部队的部队派遣国,该稳定部队自签署《和平协定》以来,为在波斯尼亚维护和平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在该地区继续保留一支国际部队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阿尔巴尼亚及其人民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确保阿尔巴尼亚内部和平与稳定是维护整个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我国再次参加的多国保护部队已成功地在该国恢复稳定与秩序。因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已有可能举行议会选举,为解决这场危机铺平道路。

但是,阿尔巴尼亚在完全恢复其行政、社会和经济道路上仍面临重重困难。现在仍然需要提供协调一致的国际支助。土耳其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享有密切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它将继续支持阿尔巴尼亚。

关于我们与希腊的关系,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实质性以及着眼于结果的对话迅速解决我们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其中多数是关于爱琴海的问题。为此目的,我们已多次呼吁希腊同意进行对话和开始一个进程,以期解决我们的分歧。

我们不排除任何和平解决分歧的商定办法。而且,我们已经单方面执行若干建立信任措施,并且希望这些措施会得到回应。我们期待分别由土耳其和希腊两名非政府人士组成的“智者”小组终将能够毫不拖延地开会。该小组的任务是拟订一份向两国政府提交的报告,该小组将就解决各种问题提出不具约束力的建议。

我们还殷切地期待着将在今年7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谅解变成具体行动,以促进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通过将这个进程与先决条件或人为的问题挂钩来拖延这个进程将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十分显然,仅仅靠土耳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我们双边关系问题的,双方都必须有相互承诺,必须表现出善意。

高加索地区作为东西方门户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我们最高度地重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重视维持和巩固该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必须根据国际法公正和持久地解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由于阿塞拜疆五分之一以上的领土仍然被占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仍然是该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以及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障碍。我们促请所有当事方严肃地对待明斯克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所作的各项决定,并促请执行这些决定。

所有当事方都应认真考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集团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土耳其是该集团成员,将继续为这些努力作出贡献。

我们欢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各方8月份在第比利斯举行的会议,欢迎各位领导人关于以和平和相互可接受的办法解决冲突的声明。在这方面,我仅强调指出,土耳其决心按照欧安组织里斯本文件的规定,维护格鲁吉亚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塞浦路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差不多34年。这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驻该

岛的时间大致相等。虽然在国际上以及在塞浦路斯都发生了巨变,虽然历任秘书长都作出了令人赞赏的努力,这个问题却迟迟未能解决,现在应该是寻找为什么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真正答案的时候了。

我认为,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将 34 年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政治意愿和任何一方的顽固立场是错误的。我们应该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失败了,为什么该岛的不信任仍然这么强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诊断是否正确。

这个岛上有两个显然不同的民族、两个分开的行政当局以及两个民主制度。除这个现实外,双社区、双区域划分、以及维持 1960 年保证制度应被视为解决方法的不可争议的基础。显然,由于不愿意承认该岛的现实,由于仅仅向一方施加压力的趋势,我们没有找到谈判解决的办法。最近在特鲁特贝克和格里昂举行的两轮会谈强化了这种看法。我们确实认为,我们从过去获得的教训以及国际上目前的发展迫使我们对于塞浦路斯问题采取现实的办法。在冲突双方法律和政治地位之间建立平衡可以作为重新思维进程的起点。

发起这个进程,时间是关键,因为我们可以预见,1998 年年初一连串的事件可能阻碍寻求谈判解决的努力,并且进一步加剧该岛以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在最近面对面会谈中已经看出,希族塞浦路斯方面追求加入欧洲联盟,这是阻碍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这使谈判进程日益失去意义,使通过协商解决争端更难以实现。土耳其以及土族塞浦路斯方面坚信,推动这个进程的一切活动将给会谈投下阴影,并可能破坏谈判进程的基础。关于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的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1959 年和 1960 年《塞浦路斯条约》建立了塞浦路斯两个社区之间内部的体制平衡,同时也建立了土耳其和希腊在与塞浦路斯关系中的外部利益平衡,这些条约明确地规定,塞浦路斯不得加入土耳其和希腊没有同时加入的任何国际组织或政治或经济联盟。因此,从法律观点看,塞浦路斯只有在解决争端之后与土耳其同时加入欧洲联盟。从政治观点看,这也几乎是唯一可行的结果。我们仍然希望,那些有关人士在采取行动时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历史责任,因为就一个将对塞浦路斯未来事态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即将到来。

在塞浦路斯南部部署 S-300 导弹是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加上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已经开始的雄心勃

勃的重新武装努力,购置非常尖端的导弹的目的是破坏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的安全。我们真诚地希望,智慧最终将胜利,这个可能严重影响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项目将会停止。

希腊外交部长在今天下午早些时候的发言中以误导的方式提到我国和塞浦路斯问题。我国代表团晚些时候将行使答辩权,对上述发言中的指责作出反应。

建立和维持和平以及实现发展这两大挑战是密切相连的。联合国已经顺利地渡过了第一个五十年,联合国今天完全可以肩负这些任务。每个会员国都有义务尽最大努力促进这个进程。土耳其决心尽自己的责任。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即将进入新千年前夕,大会本届会议将标志实现区域和全球和平、稳定、安全、合作、团结和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巴拿马外交部长里卡多·阿尔贝托·阿里亚斯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里亚斯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贫困蹂躏的悲剧对巴拿马影响很深。这种令人可悲的祸害已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座各位面临这样一个可悲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已生产出自古以来人类最大的财富,同时各国经济中的失业率也达到历史最高程度。

克服贫困和排斥的任务需要政治和道德意愿。从这一立场看问题,巴拿马感到关切的是,这场有关许多想要成为安全理事国成员的国家的财力和军事条件的辩论的基调可能使我们忘记为什么要建立联合国。

巴拿马是联合国缔造国之一,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是为了让那些被殖民主义剥夺了发言权的国家,让那些为正义、自由和发展大声疾呼的国家有发言权;让象我国这样被剥夺了主权的国家人民恢复尊严;让那些受歧视、遭迫害的人民有向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权利,在这一世界中,没有人将因为他的肤色、他的信念,因为属于某一民族团体、性别或其他原因,而被仇恨。

巴拿马签署这一赞美地球上谦卑大众的美丽文件,以便让所有不希望再看到战争摧毁他们的家园、遗产、城镇和田地的人--善良的男女,都拥有民主机构、公民和政治权利及多边论坛,他们也不愿看到战争毁

灭整整一代人,把他们当作入魔、疯狂的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同在座的其他国家一样,巴拿马签署《旧金山宪章》,以便世界的贫者和遭受疾病与营养不良折磨的人,能够得到人类最简单但又最动人的东西:信念与希望。

那时以来的50多年已带来了客观的进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果没有合作给我们组织带来新的意义和宗旨,其中许多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仍然有待解决的殖民主义残余问题已寥寥无几;各种族团体和民族,被禁止的文化和受迫害者现在自豪地携手努力,设计一个平等各异、宽容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增加了三倍,联合国的议程反映着它们的痛苦、苦难、斗争和理想。联合国的方向和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每一个人都有表达他的意见,找到支持和谅解的论坛。

副主席扬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主持会议。

如果象现在提议的那样,由一个规划委员会来确定那些问题是重点,值得重视、拨款和辩论,安全理事会就绝不可能在我国巴拿马开会,或者这一事件也不会在巴拿马争取重新恢复取得主权和运河的时候,如此决定性地改变谈判的方向。

在联合国日常生活中已取得重要成就。如果联合国不通过普遍性来达到质量、代表性与合法性,这些成就一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认识到,它有不可接受的严重分歧和缺陷存在,而且正变得越来越严重,经常厉害地找上门来。

与此同时,因为饥饿、不容异己、仇恨、恐怖主义、自相残杀的战争、专制主义和暴力,数以千计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死亡;通过电视荧幕,数以千计的儿童用毫无生气和悲哀被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但在节目结束时,而仅仅成为统计数字而已。

还有人兜售幻想,他们要我们相信,解决冲突在于武器,有更厉害的武器就能解决冲突。

同发展开支相比,世界花费在武器上的数字大得如此不成比例,单单提到这些数字就使我们羞惭。

我们应该已经汲取教训,人民一旦调动起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任何子弹或防务系统,不管如何尖端,都不能消除造成冲突的原因;武力的工具只能降低温度,但不能消除造成冲突的动荡;军事办法解决不了社会和政治问题。

历史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暴力常常是冲突的结果,不是其原因;战争往往是弊端的表现,而不是造成弊端的原因;解决冲突和冲突带来的暴力的唯一办法是解决冲突的真正根源:饥饿、营养不良和极端贫困以及缺乏克服的办法;种族、性别和文化歧视;不容异己和专制主义;原教旨主义及政治和宗教迫害;失业、奴役劳工和不道德的工资;侮辱和民族压迫。

50多年前加入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以及后来加入联合国的许多国家,它们加入联合国是为了找到声援,得到法治的保护,而不是寻求一种新的军事联盟的庇护,或躲在大炮的保护下。当时的情况迫使我们生活在一种可怕的核平衡下,这种核平衡使军事力量的相互作用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

今天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力量的平衡已按各国的潜力和市场的经济实力来衡量,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继续生活在冷战的模式下。

毕竟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贫困,它象流传最广的瘟疫一样散布四方。如果这一威胁是产生一切弊端和不满之源,比任何细菌、病毒或古代和现代的瘟疫造成更多人的死亡,安全理事会哪一个现任或将来的理事国的军事有能力结束它?

我们预期的是曾被冷战冻结的各种老的正在滋长的冲突重新抬头,那么,我们不就是要用取得两极核恐怖平衡来取代一种新的和扩大了军事联盟,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解决这些冲突。

巴拿马当然不否认武力作为一种威慑手段的必要性,它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工具若掌握在负责任的人手中是有用处的,尤其是在它得到《宪章》所建议的全世界一致认可的情况下。

令我们关切的是,对联合国改革的讨论大多数过多侧重于武力的使用问题,而无视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即合作促进发展。

因此,一方面说联合国的最重要职能是拥有一只强大军队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却建议裁减、精简和撤消联合国的社会和人道主义部门,这种做法使人们对我们改革和革新工作的最终性质产生严重的怀疑。

令我们深为关切的是,有人坚持以对维持和平行动的财政和物质贡献作为决定谁可以,谁不可以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因素,而同时又称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的任务、发展方案和环境保护方案应列入其它管理和组织类别。此种形式的建议必须加以调整,使其具备适当的层面。

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一揽子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唯一应讨论的就是《宪章》中已阐明的一揽子基本原则。

从这个整体角度出发,在政治和财政上加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目的在于确保它能充分履行其使命—促进社会与经济以及人的发展,以此作为防止冲突的最有效办法。

过去50年的深刻发展改变了国际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出现在国家间关系的各种特征上,以及用以定义这一关系的措辞。过去的大国不复存在,而新的大国正在出现—尽管显然存在军事上的脆弱性。

战争已不再是当代发展趋势或国际生活道路或内容的标志。为什么要根据已不复存在的东西来组织联合国呢?今天,构成国际共存特点的是和平、贸易、知识和技术成果的分享,以及旨在确保加深相互容忍和开放程度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的不是防止战争的军事工具,而是建立和平的工具:这些工具就象《宪章》中所阐述的那样,是要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各种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及促进和鼓励对人权和所有人基本自由的尊重(第二条)。国际和平不是靠枪炮或一个或若干个同盟国所能保障的。最近的经历以及一段时间以前令人同样痛苦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乌拉圭这个勇敢的小人均对维持和平的贡献是最多的,在这方面乌拉圭的情况耐人寻味。

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讲,对创造性、思想和智慧的最大限制的确就是语言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永远抛弃冷战遗留下来的所有语言和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规划出若能更适当代表我们想做的事情的东西。

巴拿马并不认为由于它承认一些国家具备特别属性或能够更好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就意味着他的法律地位有所减弱。一方面,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些任务,确定我们所需要的是发展与合作的捍卫者还是促进者。另一方面,问题涉及到安理会成员对于我们其它国家而言所肩负的责任程度。因为,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资格仅仅依照个别国家的属性来确定,而不考虑它是否能代表我们,那么它就可以坐在安理会的席位上,直到有一天有人通过暴力,硬是将他的席位抢走。

所有情况都表明,我们应该依照联合国的一整套宗旨,协调一致地确定这些任务。

从这点出发,每个区域都必须确定其成员应具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和责任,以及谁可以拥有这些席位。难以想象的是,在联合国会员国在区域集团和组织工作中已取得如此长期的丰富经验后,却为了个别选出某个国家而将一切都抛弃。我们想知道,在一片空白中称王究竟有什么好处。

此外,意识形态集团和军事集团在世界版图上已不复存在,地域分配也不应单独存在。

这些只不过是简单而武断地划定边界的过时工具,因而有时使我们面临悲剧。这一新的国际现实必须得到充分确认。目前正在形成的新边界是贸易、种族、宗教和文化边界。我们今天仍在经受所有这些动荡,就是由于这些边界在冷战时期遭到忽视。正是这些动荡促使我们中甚至最保守的人都信奉两级分化世界的一种遗留思想,即以和平力量抵御战争。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确实可以接受三分之一的成员不轮换而三分之二的成员可以轮换的做法,那么只要能保持此类比例,任何程度的扩大都将是合理和明智的。这种做法已经实践证明是有效率的,并且已获得各方的同意。

那么,我们何必还要继续采用一些语言,将经常预算与维持和平预算区分开来?这会计上的两分法已成为一种政策,无情地显示出个别人的利益如何能够把一揽子计划与创始原则分割开来,以至于两者真的会相互抵触。

有人说,经常预算需靠维持和平预算来支付,这是一种耻辱。我要说,更加耻辱的是,缴款和资源捐款数额上的比例失调太过严重,以至于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职

能的地位现在被摆在安全方面的职能之后,似乎民事行动方案归根到底依附于军事行动。这反映出维护安全行动这一次要重点与人的发展方案这一首要重点之间悄悄发生了主与次的倒转。

一个符合定期商定的政治战略要求的预算应该在每一情况中顺应新的国际动态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挑战。我们认为,由一个或数个国家不成比例地补贴整个预算,并不符合联合国内的新民主化精神,也不符合新的国际现实,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决策权力的集中,从而影响联合国的运作。

总之--我们不是想教训任何人--我们认为,所需要的是确立一套良好的普遍而灵活的标准,这是寻求协商一致的关键。这些标准就是代表性、合法性、非歧视性、公平和法律平等。我们必须摆脱特殊做法,而讨论各方的愿望,以便制订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无论他们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是否轮换。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我们不应把否决权作为一种特权或一个自成一体的类别来加以抽象地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宪章》的最初精神受到歪曲。根据这一最初精神,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在安全理事会代表国际社会的广大利益,而不是只按照他们的军事或政治战略利益行事。

从这一点来看,改革的部分内容应是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将否决权的使用限制在第七章所规定以及1948年伦敦君子协定中所商定的范围。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防止一个国家阻挠普遍利益的方案。这样一种方案将允许三分之二多数推翻否决。当然,最佳解决办法将是取消否决权。

此时此刻,我要感谢国际社会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关于巴拿马运河的世界大会期间对我国的支持与声援。

这是一次良好的机会向大家报告:巴拿马正继续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步骤,把这一国际公共服务设施交给一个将在宪法、行政、政治和财政方面自治的机构。巴拿马相信,谨慎尊重这一自治地位,将使这一海洋间水道更具竞争力和更有效率,并将使该机构利用巴拿马运河即将并入巴拿马经济所创造的很多机会。

我们必须记住,对该运河的军事需求直到现在一直占主要地位,这使运河的很多贸易和国际民用海事活动的竞争优势无法得到利用。从这一角度讲,巴拿马在过渡进程中的最大战略关注,就是赢得对该运河的彻底控制,从而展开一项大规模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计划来使该运河现代化并加宽。该计划包括拓宽成为跨越加通湖水域船只的关键地区的加利亚德通道,以及同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合作进行系统的研究,以建造第三个船闸系统,这将使重达150 000吨载重量的船只得以通过。

鉴于巴拿马海洋间通道的国际重要性,我们打算向本届大会正式宣布:为了确保对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的尊重,巴拿马在开展对外关系时将谋求减轻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而不卷入要求我们表明支持还是反对与我们享有友好关系的国际社会成员或者是支持还是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我们确信,这一新的政策是巴拿马能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最重要贡献。

从该角度来看,我们将集中努力来促进各国人民及政府之间的理解、合作与友好关系。巴拿马运河作为一个国际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向所有公共和私人使用者开放,无论他们挂什么样的旗帜或代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

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被接纳进1998年里约热内卢集团临时秘书处,我们承诺从现在起进行深入的外交努力,以加强该集团作为区域间和区域内讨论及政治谅解的主要论坛的作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外交部长亚德兰科·普尔利奇先生阁下发言。

普尔利奇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我有机会代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上发言,极感荣幸。

我首先要热烈祝贺我们尊敬的朋友和同事、乌克兰外交部长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阁下担任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乌多文科先生丰富的经验和对联合国事务的广泛了解,明显证明本届大会得到杰出的领导。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命运自1992年初我国成为一个会员国起就与联合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而生存的斗争持续了四年。我们认为我们已赢得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战斗,但我们知道我们仍面临着漫长的征途。

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中的作用以及联合国的参与,都是规划庞大的。联合国月复一月,在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坚定地坚持国际上承认的准则和原则,以便能够通过谈判而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

不幸的是,由于大多数为我们大家熟知的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尽管作出各项决议和决定,然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继续造成可能是任何当代冲突中的最严重伤亡。

各种事件还证明,联合国并未准备好有效地处理显然是当代最复杂的危机之一。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研究,应在联合国参与权限及其在危机局势中的作用的范畴内加以认真分析。

但我们尊重联合国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特派团协助平民生存的帮助和不懈努力。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怀念和极度钦佩国际社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使命中丧生的成员。我们对最近夺去12名勇敢的和平促进者生命的不幸事件深感悲痛,他们中间有副高级代表格尔德·瓦格纳大使。

我们不能忘记,数十万人被杀害或受伤,以千计者失踪以及数十万人成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生活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但最终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社会结构受到最严重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争夺、排斥性和恐外症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摧毁了沟通的桥梁并加深了各种族群体之间的沟痕。

鉴于冲突的不幸后果依然存在,将需要很多智慧、耐心和艰苦工作来克服我们道路上的很多障碍。但我们认为,现在应坚定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宝贵的时间,在不同种族群体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公民之间重建信任和关系。这些关系应基于得到国际承认的标准和行为准则。在这方面,促进和保护人

权是核心问题之一。人权被普遍接受,是所有人所固有的,必须受到尊重。

在《代顿协定》的签字制止了事态的消极趋势并标志了和平进程开展的两年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重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并同时建立一套民主的管理和行政制度。尽管存在各种问题和缺陷,但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所需要的积极能量正在积累。除国际社会的持续注意和支持之外,我们需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有关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诚意,这样它们才可望看到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并最终导致取得成果。

《代顿协定》中为这一极为复杂的目标确定了法律框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宪章》在制定时考虑到政治现实并把唯一可能的方案作为出发点:3个民族、2个实体、1个国家。为了根据《代顿协定》的规定而使这一十分独特的安排可以实行,在国家一级建立了各种体制。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直属机构、部长理事会和议会都在运作,但其节奏和表现未达到所需最佳状态。这是一个严重阻碍,必须毫不延迟地予以克服,因为它直接影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整个国家制度和对外关系以及主要发展方案的运作。

在较低级别,行政区的权力和管辖制度正在形成。它包含了若干重要义务和活动,但是也包含了责任,因为通过这一制度不同的种族集团应在权力分享中获得平等代表和参与。这代表了多种族、民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的一根支柱。

但是最重要的是充分、无条件地遵守《代顿协定》的所有条款。所有在该和平条约上签字的那些人都应懂得这点;而不履行其义务的那些人则必须对后果负责。

我还要说,刚在一星期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成功组织的市政选举具有重大意义。尽管选举可能是不完善的,但是这些选举代表了走向稳定和和平建立现代、民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旅程是复杂的,并且往往是艰难的。这些选举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内进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也没出现任何主要事件,这一事实表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各方都乐于遵守《代顿协定》的各项条款。

这个经受战争蹂躏、精疲力竭国家的广大人民以有秩序的方式作出反应并且涌现出现在投票站。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了问题。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他们要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这也证明他们准备追求这个崇高目标:医治战争创伤和开始重建合作、容忍和相互尊重的桥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后经验着重表明以下事项的重要性:民主改革、法治和根据标准的司法裁判尊重人权和加强公共机构。对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为民间社会、公民协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社团开放自由活动空间。在选举进程中,自由媒体所发出公开、客观和真实的信息的重大意义再次得到确认。

为实现所有这一切,国际社会的参与具关键的重要意义。来自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和机构的帮助和支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可贵的,我们表示感谢。

社会-经济发展和建立民主国家是相互密切关连的。只有具体恰当目标的外界帮助才能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制度,从而实现一种稳定和不易受到危机和冲突局势影响的环境。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发展、民主与和平之间密切和互为条件的关系。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打开赶上正在迅速发展世界的大门的钥匙。

因此,我深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看法,即:这点应继续下去,以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繁荣、稳定、长期共同理想。我们必须迅速、紧迫地朝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也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界之外的地方;拖延该地区的稳定是我们经受不了的。在这方面,我要突出我们时代正在增长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尤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关:过渡国家中外部和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这两者加在一起的作用才能产生预期结果;但是国际因素绝不要忘记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情况。应该采取新的、有创造性和灵活的活动方法和模式,而不应采取图解式和刻板的作法。这将肯定有助于各方案具有更良好的重点以及更程度的协调。这还将防止重叠和对资源的不充分使用。

我的简短概述的目的是同本机构分享最近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巩固和平的经验。我深信,在这次辩论结束时,在关于如何继续和改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那的和平进程的问题上我们将获得可贵的想法和建议。如秘书长在发言中所说,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其集体投资--军事、政治和财政上--不要是徒劳的。我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作为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正在密切注视本组织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是在全球政治舞台的主要特征正在迅速变化的时候召开的。具有深远后果的新政治和战略结构正在形成。随着冷战的过去,具体新的担心和新的挑战的新前景正笼罩着全世界。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协作者为准备一份全面的报告所作的巨大努力。该报告会有改革联合国系统的行动方案。我们不能不同意现在是时候了,联合国应对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作出适当反应,从而确认这一全球性组织不可取代的作用。

我们赞同坚持以下看法的那些国家:坚持一个现代、精简和有效的联合国,它随时准备对新时代的要求作出回应。联合国必须以新的活力向全世界伸出援助之手和提供它的全部财富以防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处理数目日益增加的全球性问题。通过打破官僚主义积习,联合国必须成为能够憧憬未来的一个巨大的智力源泉。

我们要说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然而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谨慎。必须想办法兼顾联合国的这一重要机构更加民主化的代表性和采取行动的充分机动性。

结束前,我想谈两个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特别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可憎的不道德武器--杀伤地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啻是充满这种危险杀伤装置的最大地区之一。我们大力支持奥斯陆会议的结论并希望看到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支持一项全面禁令。

第二个问题同我们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最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的亲身经历有关。因此,我们大声疾呼赞成缉拿和起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犯。我们欢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想法,我们深信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经验将在筹备过程中加以考虑。

最后,我谨强调我们感到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的交换看法和经验十分重要。它肯定将带来新的鼓舞力量,而且我们希望将给我们星球的全面发展带来憧憬。它还将有助于我们准备进入第三个千年期,它的挑战同时还有它的新社会和可能性。我们必须为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做好准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埃里亚·卡特加亚先生阁下发言。

卡特加亚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乌干达代表团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乌多文科先生主持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也请允许我特别赞扬他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在主持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时出色地完成了繁重的任务。我还对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就职以来体现的决心和奉献精神致意和表示祝贺。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1997年7月16日宣布的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倡议。我们将积极参加对这些大胆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审议。我们对秘书长建议中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将决定什么样的联合国才能在二十一世纪最好地为我们服务。

联合国改革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联合国的改革一直是我们都关心的一个持续的进程。我们都希望看到联合国能够恢复活力,得到加强和良好的管理。联合国是独特的。应从联合国的宗旨出发处理联合国改革问题。

在改革联合国时,应适当考虑联合国形式各异的不同会员国资格,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巨大的经济社会差异,导致对联合国工作的不同方面和如何加强联合国产生不同的意见。

的确,过去就改革发表的大多数意见,都是在存在广泛的批评意见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些意见认为联合国开支过于庞大、管理不善、没有效率、官僚、腐败、人员过多而且质量低下的工作人员比比皆是。因此,联合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严重地说,联合国受到了忽视,从其他角度说,联合国被有意地削弱了。对联合国行使职责和有效作用的对立的评价和对联合国今后作用的不同的看法,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论。

因此,不能把改革的重要问题仅仅看作是减少开支问题;相反,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联合国实施方案和

服务、特别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的方案和服务的效率和效能。在将改革的方案具体化和实施的时候,应该加强能够为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带来好处的各项方案,并使之有更好的手段实现繁重的责任。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雄辩地阐述了非洲对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的立场。我们支持这一立场和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安全理事会的两类成员的数目都应根据公平地区分配的原则予以扩大。非洲已经建议应该给非洲两个拥有充分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否决权的运用必须符合民主的原则。

如果要改革联合国,使联合国有效,充足的资金来源是最为优先的问题。我们因此呼吁会员国全部、及时和无条件地支付应缴的会费。没有这一承诺,改革就只能是掩盖我们不愿意兑现我们两年前在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时集体作出的承诺的一种烟幕。

与此有关的是会费分摊比额表问题。乌干达支持将支付能力作为分摊联合国开支的基本准则的原则,这对于纠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因为当前对其不利的比额计算办法所固有的缺点而继续承受的不公平负担至关重要。大会在许多决议中不断重申了这一原则。在这方面,我们要敬一言:奉行利己主义的立场是不会带来满意的结果的。

乌干达欢迎最近在奥斯陆就杀伤地雷问题达成协议这一结果。我们尤其对在这种武器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就我们而言,即使在就这些造成无数不加区别的破坏的武器达成奥斯陆协议前,我们乌干达就已经停止并拆除我们生产这种武器的设施。我们已不再生产、出口和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呼吁那些关心每分钟都因杀伤地雷而失去肢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人们也向我们学习。我们衷心希望,杀伤地雷协议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开放供签字时,不愿意加入协议的一致意见的会员国也能签署该协议。我们希望奥斯陆进程将使裁军谈判进程进展,导致全面消除核武器和随后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令我们感到严重关切。我们认为,非洲应继续寻求和找出能够保障和平与稳定的最适合的政治安排。非洲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和谐与一致决策,而不是竞争和对抗。我们的社会强调集体利益,而不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自私的利益。总之,平均主义和平等参加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标志。但是,我们都知

道,非洲曾受到其他文化和制度的侵染,这些文化和制度带来新的统治方式和政治。因此,在我们独立时,象多党政治和激烈竞争这些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响使我们的社会四分五裂,这并不奇怪。应该从这种背景出发了解独立后到处发生的冲突。

我们今天可以大胆地说,尽管如此,非洲的冲突和动乱在减少。我们目睹了利比里亚结束冲突,进行了选举。军事独裁者现在受到严厉的谴责和孤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针对塞拉利昂军人政权采取的行动很有成效,我们都支持这些行动。

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即大湖区,我们目睹了蒙博托独裁统治的溃败。这个令人发指的政权大肆洗劫非洲最富的一个国家,使之几近湮没。我们不会接受皮埃尔·布约亚在布隆迪发动的军事政变,我们提出了严厉的制裁和恢复民主管理的条件。这一立场最近在达累斯萨拉姆得到了重申。

我们正在进行的努力应得到支持,而无论这些努力是根据非统组织冲突预防、解决和管理机制进行的,还是按照诸如涉及大湖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或涉及关于苏丹冲突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区域倡议进行的。同时需要向那些刚结束冲突的国家提供一点道义和物质支持,以使它们能够再站起来。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进行冲突后缔造和平,必须从救济到重建和发展之间建立连续性。我们还一致认为,民主、善政和责任制是最佳形式的领导。

然而,正在努力进行重建的各国不能等到完全恢复了民主秩序后再来解决迫切的人道主义和救济需要。向法治以及民主施政过渡往往有赖于在人道主义和经济战线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正是本着这种考虑,希望看到毫不延误地和没有先决条件地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切实可见的援助。我们必须把困扰该国的动乱以及蒙博托管理不善带来的刚果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抛在身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所有人都应对此感到关切。

联合国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的经验表明,必须改进本组织预见危机局势的能力,必须制定有效机制以防止这种局势,包括采取预警措施。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

到联合国冲突后缔造和平的能力加强了,这是因为已为此目的指定政治事务部为联络中心。

我们面临刚果(布拉柴维尔)和中非共和国的严重局势。在通过谈判解决安哥拉、索马里、苏丹南部和西撒哈拉冲突方面进展不稳定,这继续使我们感到关切。我们呼吁冲突所有各方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便建立持久和平。我们所有人都应在这个进程中支持他们。

在乌干达,我们继续谋求解决我国的经济困难。因此我们继续执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改革,改革的重点是自由化、私有化,促进投资和管理的成本效益。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超过6%。必须确保经济进步给人民、特别是最穷困的人民带来福利,我们正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将根据消除贫困战略,其主要支柱包括:第一,改进物质基础设施,诸如公路和通讯;第二,普及基础教育以及更多地鼓励中等和高等私人教育,以释放我国人民的创造力;第三,农业现代化和多样性;第四,通过使农村贫困人口更容易获得贷款来促进微型和小型企业。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呼吁我们的发展伙伴根据已制订的国家行动计划和商定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在这个进程中支持我们。

世界淡水资源问题仍然是我国代表团极关心的事项。下一个世纪水短缺很可能阻碍社会 and 经济发展。乌干达很大一部分被淡水覆盖。在乌干达,我们重视水的经济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到公平而合理地使用水的重要性。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湖以及尼罗河峡谷的其他湖泊和河流中的水风信子迅速增长和蔓延,正在切断我们的水源。我们和过去一样再次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助,使我们能够解决水风信子的问题。

联合国与各国政府合作在人文努力的所有领域调和和提供给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我谨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这项使命怀有信心。因此,必须确保加强本组织的重点,以提高其各种项目的重要性和效力,不论是在管理、消除贫穷、能力建设还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我们需要一个将发挥促进进步与改革的作用,并将有能力在改善世界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联合国。我们还希望有一个经过改革的联合国,它将有效地处理越来越多的

复杂的国际挑战,包括发展、和平与安全。此外,我们需要一个在21世纪必须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有远见的经过改革的联合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谨提醒成员们,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约翰·韦斯顿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针对今天上午西班牙外交部长就直布罗陀问题所说的话讲几句话。

西班牙政府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长期立场。这里我仅扼要地重述一遍。英国政府认为,只有通过诸如根据1984年《布鲁塞尔宣言》确定的那种直接谈判才能够解决与直布罗陀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重视继续与西班牙进行对话,作为克服我们分歧的方法。

然而,我们不能接受该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所述的西班牙对领土完整观念的解释。在《乌得勒支条约》中明确地规定了英国对直布罗陀的主权。这个法律事实是无可争议的。此外,英国政府信守1969年《直布罗陀宪法》序言中所载的对直布罗陀人民的承诺,序言中说,联合王国将不在违反直布罗陀人民自由和民主表达的愿望的情况下达成将其置于另一国家主权下的安排。

因此,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与西班牙重新合并的建议只有在得到直布罗陀人民自由地和民主地表示的支持后才能成为达成解决的基础。

卡苏利德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对土耳其外交部长阁下的发言作出答复,我谨声明如下。

第一,我的土耳其同事谈到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现实--这是用他的话--并暗示,这或许是许多年来未能实现和平的原因。他把存在着两个疏远的民族、两个单独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两个民主社会称为现实。人们不能接受公然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决议通过使用武力造成的以及通过军事力量维持的既成事实为现实。国际社会很难把无视联合国决议视为现实。

第二,关于国际上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申请加入欧洲联盟,并且关于塞浦路斯出于法律或政治理由可否加入欧洲联盟,我愿提及卢森堡外交大臣阁下以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第七次全会上作出的解释。1960年各项条约的发言及这些条约不能阻碍塞浦路斯加入欧洲联盟的事实。

仍然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回顾安全理事会1997年8月份主席、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约翰·韦斯顿爵士所作的发言,他表示安理会感到关切和失望,因为土族塞浦路斯人一方提出欧洲联盟申请问题作为会谈的先决条件,从而力图妨碍谈判努力的进展。

最后,关于一年后在塞浦路斯部署S-300导弹,我想明确地说,这些武器纯属防御性地对空导弹,旨在保护塞浦路斯小岛不受可能的空袭,因为塞浦路斯自己没有空军。如果认为人口仅50万的塞浦路斯可以对拥有6500万人的土耳其的安全构成威胁,或威胁到显然不会在空中飞行的土族塞浦路斯人,那是荒唐的。

然而,如果在努力政治解决持久的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取得重大政治进展,如果正象克莱里季斯总统所建议的在该岛非军事化方案上达成协议,而且如果使我们在塞浦路斯岛面对35000名土耳其士兵而感到易受攻击并且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订购这些导弹的理由不再存在,那么就不会在塞浦路斯部署导弹或其它武器。

下午6时15分散会。